

万家灯火

夹在车窗上的纸条

□孙道荣

“嘀——嘀——”楼下传来持续的汽车喇叭声。

又一个早晨,在吵闹中惊醒。起身,伸头看看窗外,楼下逼仄的过道上,密密麻麻停着一排车,靠近路口的地方,一辆车斜停着,将整个道路堵死了。一辆看样子准备驶出的小车,被卡在了路口。驾驶员一边摁着喇叭,一边从车窗里探出头,仰着头四处张望。

果然又是被堵牢了……

几乎每个早晨,都是在这种嘈杂声中,拉开一天的序幕。

小区里车满为患,经常看到一辆辆私家车,像无头苍蝇一样,在小区里乱转,希望能找到一个缝隙,将车塞进去。

车多,矛盾也多。诸如刮擦啊,抢道啊,乱停乱放啊,等等。当然,最大的矛盾,还是居民不断增长的汽车拥有量和小区有限的停车位之间的矛盾。

矛盾集中在一早一晚。晚上,大家都下班了,像小鸟一样飞回小区来了,飞回来的小鸟却找不着巢,没停车位啊。于是,你追我赶,你拥我堵,常常为了争一个停车位,互不相让,甚至大打出手,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里关系,被日趋紧张的停车位给整得荡然无存。有时候,回去晚了,只好将车停在小区外的道路上,再步行几百米回家。

也有横的。半夜回来,一看,没车位啦?那就停哪算哪,反正第二天就开走。这一停不要紧,里面的车全让它堵住了,出不来。于是,大清早,小区经常在一阵阵骚乱中,惊醒。急着送小孩上学的,忙着上班的,赶着去车站接人的,全围在那辆蛮横地堵住了他们出路的小车前,踢车轮,拍打引擎盖,大声叫喊,拼命摁自己的车喇叭,急得团团转,骂娘,打电话给社区……混乱的早晨,就这样夹杂着急促的喇叭声、刺耳的警报器声、愤怒的叫喊声、气急败坏的拍打声,混合成一首难听的交响曲。

车位之争,成了小区的老大难。

那天,我一早要用车。来到自己的车旁,发现后面堵了一辆车,将路给堵死了,进退两难。我又急又气,围着那辆车,乱转。忽然无意中发现,在车的后挡风玻璃里,贴着一张小纸条,凑过去一看,乐了,上面写着:“如果挡您道了,十分抱歉!需要移车,请致电139……”还画了一张卡通笑脸。我连忙拨通那个电话,对方语言混沌,显然还没睡醒,但一听是挡了道了,连声道歉,而且很快就提着裤子赶来了,将车开到一边,腾了道。

幸亏这张小纸条,否则,我非被急疯了不可。

此后,我也在自己的车上贴了个条,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。

很快,我发现,小区里的很多车辆,都在车后的玻璃上,贴了一张小纸条,写着一串串号码。偶有堵车状况,按照纸条上的号码,一个电话就能找到车主。

一张小小的纸条,解决了不少难题,化解了很多矛盾。

朋友老罗跟我讲了另一个纸条的故事。那天早晨,老罗刚上车,忽然发现刮雨器上夹着一张纸条。老罗的心一惊,以为是罚单。下车,拿起来一看,是一张便条:“对不起,昨夜停车时不小心刮了你的车,请与我联系,我的电话……”老罗绕着车转了一圈,右后侧是有一点点不太明显的擦痕。老罗感叹说,自己的车,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多出一些擦痕。真没想到,还会有人主动“送上门来”。

老罗告诉我,那天,他还是按照那个号码打了电话。不是要那个人赔偿,但他一定要告诉那个人:谢谢你留下的那张纸条。

有时候,一张纸条,予人方便;有时候,一张纸条,带给人温暖。

名家新篇

过度医疗

□柯云路

对这封信我斟酌再三,觉得并不好回。

亲人得了重病,即使是不治之症,许多家庭仍会不惜举债,这似乎是发生在中国社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医生的告诫不过是把怎样治疗的选择推给了亲属和子女。作为儿子当然要不顾一切抢救父亲,哪怕让亲人多留在世上一天;而作为儿媳却觉得这样做并不理智。面对医生的判断,我觉得雪儿和其老公的态度都可以理解。几年前曾曝出天价药费,为抢救一个垂危老人,家属竟付出550万元的医药费。雪儿害怕沉重的债务影响到未来的生活,年幼的女儿还要读书,中国的教育费用对于许多家庭都是一笔并不轻松的负担。更重要的是,如果这样的努力能挽救亲人的生命也还值得,最怕的结果是“人财两空”。

那么,什么样的治疗是必要的,什么样的治疗是过度医疗呢?

我曾和一些欧美朋友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。他们说,在欧美一些国家医生治病要经过保险公司的批准。该实施怎样的治疗,包括手术药物的费用,都得经保险公司审批,而只要经过保险公司批准的费用都不会转嫁到个人头上。当然,负责审批的是医学专家,有丰富的诊疗经验,他们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对治疗方案加以指导。这样,既可保证病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,也可避免过度医疗。一位美国朋友的哥哥几年前患了脑瘤,在一年多反复进出医院的治疗之后,他被安排回到家中等待最后的时刻。这并不意味着失去医疗,仍然有医护人员来家中护理,比如输液、止痛等措施,但不再占用医院的床位,也不再进行无谓的手术。他告诉我,在美国许多人是在家中、在亲人的环绕下离世的,他们走得平静安详,这同样是人道的。

在中国,覆盖全民的医保制度还未真正建立,现阶段治病对于普通人而言仍然意味着巨额的花费。即使获得医保的人,在医院也要不断面对是否“自费”的选择。常会听到医生这样询问:“药是用进口的还是普通的?”大量的进口药是自费药,价格昂贵,据说效果优于普通药物,但也未见得一定都好。

我的一位朋友患高血压,在一年多的治疗中,许多进口药都试过了,效果最好的竟然是四元一瓶的复方降压灵。

一个人到医院看病,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医生,应当由医生决定适当的治疗方案,比如应不应该住院,应不应该手术,是用进口药还是普通药,这些都应以疗效为标准。患者及其家属通常不会有多少医学知识,这方面和医院、医生的信息完全不对称,是毫无疑问的弱势群体。因此,把怎样治疗的选择“简单化”地推到家属面前有时不仅是残忍的,也是不负责任的。这不仅会产生许多“过度治疗”,甚至还会多出许多对患者有害无利的“错误治疗”。

但这一切在目前中国追求市场效益的医疗体制下似乎难以避免。医生的医德自然要受到监督,而天下的事情只有道德的规范终是软弱无力的。

我们只能对医疗体制的深化改革拭目以待。

我不知道雪儿夫妇最终会怎样选择,但愿他们的选择能够使自己安心,也使老人走得安详。



微型小说

特殊师徒

□岳岳

鲍勃正要把手插入身侧一位老头的兜里,忽然胳膊被人碰了一下。他懊恼地扭过头,看到一张陌生的脸冲着他示意地挤了挤眼睛。就在他疑惑时,身后不远处的车厢里一阵骚动,很快两个彪形大汉从两边夹着一个青年朝车门口走去。经过他身旁时,鲍勃看见其中一个大汉敞翻着的皮夹内侧别着一张带照片的警员证。

鲍勃着实吃惊不小。

与陌生面孔一起下了车,鲍勃还了他一胳膊后问:“伙计,你怎么晓得车上有便衣?”

陌生面孔不以为然地说:“上次将我送进局子里的正是这两人,他们可能已不认得我,可我永远都会记得他们!”

鲍勃点了点头,这才伸出手去自我介绍说:“鲍勃!”

“大卫!”陌生面孔笑着,伸出手迎了过去。

鲍勃觉得今日正是有了大卫的提醒才逃过了一劫,因此执意请大卫到街旁的酒吧小酌两杯。

坐在酒吧里,两个刚认识的朋友相互了解了各自的身世:鲍勃自小在街上流浪,一日捡得一本专门介绍扒窃技巧的书籍,便自行琢磨入了道。而大卫是十多岁时在一名老乡的引导和教授下入此行的。尽管二人出师方式不同,却还是有共同的相似处:只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。比如,只要现金和首饰,而将工作证和信用卡等自己用不着的东西留给或还给它的主人。

大卫很是苦恼,觉得先入局子是手艺不精,所以很想找个技艺更好的人来提升自己。

鲍勃听了大卫的苦恼,呷了口酒,反驳说:“技艺固然重要,但悟性更重要!”为了报答大卫的提醒之恩,鲍勃又自荐地说:“你可以尝试和我在一起一段时间,或许我这里有你需要的东西!”

这令大卫求之不得,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建议。

鲍勃的技艺果然高人一酬。鲍勃可以用舌尖卷着刀片灵活地划开行李架上的包裹,他的手探到别人的衣兜里就能知道钱夹里的钞票有几张,并且收手的时候,钞票在手里,而钱夹已留在对方的衣兜。但这些还不是最高深的,最高深的或者说不可思议的是:由于修炼的境界极高,鲍勃坐在车上或走在街上,还能



人生讲义

人生难以补白

□秦若水

高二那年春节前,学校要选送一个舞蹈节目到市电视台。舞蹈是红袄绿裤的民族舞,背景音乐是锣鼓家什的《春节序曲》,演员是高一高二学生中海选出来的舞蹈佼佼者,我是领舞的。排演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,因为一点小事,我和舞蹈队的一个女生闹别扭,于是,我拂袖而去,任谁怎么劝都不行。十年后的一个腊月里,我走在人来人往的节日街头,突然听到《春节序曲》,突然看到那扭着秧歌穿着大红大绿的大妈们,深埋心底的遗憾呼啸而来,追根溯源却回到十年前,回到那台我没有出演的舞蹈中。

几年前,我有幸参加了一场文化艺术节。在那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古镇上,我听到了大鼓书,看到了皮影戏。在古镇街头,我遇到了待卖的朱仙镇木版画,其中一张张飞的画像惟妙惟肖,生动可爱,我当即买了下来。还有一幅洛阳唐三彩的唐仕女画像,藕臂粉颈,衣带飘飘,双目微闭,嘴角上扬。因为产地是洛阳,我想,可能等我回到洛阳,她已在那里等我。所以,我并没有急于买。可等我回到洛阳,找遍了整个洛阳城,也没有她的踪影,而我却不可能再回到那个时刻的那个古镇街头。

年前,我收到一个民间剪纸艺人托人捎给我的一对“吉祥如意”娃娃。那两个娃娃戴着老虎帽,穿着虎头靴,胖乎乎的互举拳头,提着肥腿,构成一个圆,煞是可爱。因为年前事多,一拖再拖,没时间去老人家,节后抽时间去拜谢,老人家却已在年前驾鹤西去。悲痛之感顿时铺天盖地弥漫心田,泪水充盈眼眶,此生再无机缘向老人家当面致谢。

中国画讲究留白,讲究那种留白的诗情画意。人生却不能,一旦留白,很难再有机会去补全它。没法补白的人生,是缺憾的人生。

所以,出名要趁早,做事要趁快。正如劳伦斯所说:成功的秘诀是在养成迅速去做的习惯,要趁着潮水涨得最高的一刹那,非但没有阻力,并且帮助你迅速成功。我想,这不仅仅是成功的事,还应该是人生的事吧。其实,想到做到不仅是种价值观,还是一种生存状态。



程远图

从一个人手指的姿势或他的一个动作和眼神分辨出哪个人是同行。

大卫潜心学习了几个月,当将鲍勃的技艺全学到手后,才向鲍勃告了辞。

这日,鲍勃在车上刚出手,便被一个便衣卡住了手肘。鲍勃大惊,挣了几挣却没能挣脱,只得扭头说:“嘿,伙计,搞错了!”

对方不由分说扭着鲍勃便下了车,朝不远处的分局走去。

进了警局,鲍勃发现里面已有不少自己的同行。鲍勃大声抗议说:“你这是侵犯人权,我将控告你!”警察并不答话,一直将他扭进了一间小屋里。

小屋里已有个人在里面坐着了。鲍勃觉得好生面熟,仔细一瞧原是大卫。

鲍勃没想到大卫也被抓了进来,为提醒大卫,鲍勃说:“伙计,他们这是侵犯人权,我们要控告他们!”

但鲍勃没想到的是,大卫却笑着站了起来说:“很欢迎您,鲍勃先生。我们早已听说了您的大名,并且我们还在一起合作了一段时间。鉴于您对警察所作的贡献,我以反扒警长的名义向您保证,我们会在法庭上恳请法官酌情考虑,尽可能减轻对您的刑罚。”

望着泄了气的鲍勃,大卫又接着笑了笑说:“当然,在您出去的那一天,我还会以学生的方式为您接风!”

